

The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within a decorative archway. On the left, a silhouette of a man in a tuxedo plays a trumpet. On the right, a silhouette of a woman in a dress and hat looks towards him. A chandelier hangs from the ceiling.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golden-yellow glow.

爱情战胜死亡

——白朗宁夫人的故事

方 平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情战胜死亡

——白朗宁夫人的故事

方 平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情战胜死亡

——白朗宁夫人的故事

方平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浦东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7 字数 143,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7-5327-1619-8/I·973

定价: 12.90 元

割不断的历史

代序

《孟子》开宗明义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是孟老夫子游说梁惠王，推出了他这一套儒家学说。在当今这经济浪潮冲击一切的年头里，难免要让人笑歪嘴了：这老头儿怎么把话颠倒说了？应该说：“何必曰仁义，亦有利而已矣”才对呀！

唯其因为目前这社会快成了“亦有利而已矣”的拜金主义的世界，孟子的这段话并不象听上去那么可笑，还是值得人们深思一下。

假使不把“仁义”局限于儒家伦理体系，而是放在广义的范围，看作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为了“利”而抛弃“仁义”，是否当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呢？不管在自以为聪明的人的眼里，孟子有多迂腐，他还是不无远见地指出了唯利主义的危害性，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说给两千多年后的人们听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我们万不能让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形成席卷整个社会的歪风邪气啊。

时代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为推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地在不断地发展；新的时代

需要新的道德观念。不过它不会是凭空产生的，也不该是一种裂变。道德观念形态的更新并不意味着跟传统的必然决裂，二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联系。譬如说吧，古代有“千金一诺”的美谈，在二十世纪的商业金融社会里，信用还是被看作最重要的商业道德。“忧国忧民”，古代的优秀士大夫的抱负，仍然可以激励今天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

我信服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他的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中提出的历史意识：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这话说得多好！他谈的是文学批评，但我想同样适用于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

昨天和今天是不能截然割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不要那么轻易地说：“告别历史”。这狂妄的无知遭到了历史的狞笑：在那以“史无前例”的革命名义，高喊“横扫一切”旧事物，“彻底决裂”旧思想的黑暗岁月，十亿人民被一下子推回到几百年前封建专制的恐怖统治下。

如果从宏观的范围看，仿佛弃我而去的历史、传统，其实并不象洪水般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是积淀为深厚的土壤层，蕴藏着可供发掘、吸收的精神财富。既拥有未来，又继承历史，这瞻前顾后的双向的立场，更有助于我们现代人建立起一个更加充实、更加丰满的精神世界。

正是怀着这样一个认识和信念，使我在撰写白朗宁夫人的传记、和修订她的爱情组诗时获得了一种推动的力量。虽然她离开人世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但是在她身上自有一些东西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不是吗，她的感人的情诗表达了一个妇女所能献给一个男子的最真挚、最深沉的爱情。女诗人在爱情的幸福里

获得了新生。这比虚构的故事还要动人的真人真事，让人们看到了忠贞的爱情是人类最值得珍惜的感情。我们还可以说，这至性至情、天长地久的爱正是绵绵不绝的传统美德的最为生动的一个象征。

今天，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金钱，很容易被人们看作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拜金主义在悄悄流行，社会风气变了，变得很厉害。当然，还是老规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买卖婚姻变得时髦了，爱情贬值了，使人不禁想到白朗宁夫人在爱情十四行诗中所说的：“咱们这世道，谈情说爱，多的是！”可是——

从没想把这称做

“爱”的东西，跟他们的“恨”并列，

可以跟“冷漠”比。（第40首）

读一读白朗宁夫人的传记和她的情诗，会使人动情，使人有所感触：如果缺乏那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使生活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吧，精神世界还是贫乏的，空虚的，不值得羡慕的。古人的嘉行良言仍然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这可取之处，不是说明了“过去的现存性”，传统美德的可继承性吗！

目 录

割不断的历史——(代序)..... 1

爱情战胜死亡

白朗宁夫人的故事

- 1 未来的女诗人..... 3
- 2 病重了,病轻了,病又重了..... 9
- 3 攀登上英国诗坛 21
- 4 第一次约会 25
- 5 初次求婚 38
- 6 鱼雁往返:每天的粮食..... 43
- 7 以心相许:哀怨的爱情..... 51
- 8 感人的爱情组诗 62
- 9 秘密结婚 72
- 10 新的天地,新的生命..... 79
- 11 美丽的佛罗伦萨 91
- 12 一个胖娃娃出世了..... 103
- 13 爱情超越死亡..... 108
- 14 爱和死再次较量..... 116
- 15 重返伦敦..... 122

16	在巴黎的日子.....	132
17	一个美妙的冬天.....	138
18	最美满的爱情也闹矛盾.....	144
19	受欢迎的《奥萝拉·莉》.....	157
20	梦里的白衣美女:意大利	169
21	最后的诗集.....	183
22	怀念和展望.....	193
	伊丽莎白·巴莱特·白朗宁年表.....	198

爱情战胜死亡

白朗宁夫人的故事

1 未来的女诗人

十四岁生日那天，伊丽莎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叫她又惊又喜：五十册《马拉松之役》的自印本。她抚摩着皮面的精装本，心情激动极了。这是她的“作品”，印上了她的名字，书页上排印得整整齐齐的一行行诗句，都是从她的笔尖底下流出来的，都荡漾着她的文思和情意。

原来十三岁那年，她模仿蒲伯的荷马史诗译本的笔调，吟咏古希腊卫国战争中最悲壮的战役，写成四卷本史诗《马拉松之役》。父亲的这份生日厚礼，使她的创作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她九岁就学写诗，现在更是立志要做一个女诗人了，写诗将成为她的终生事业。

她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文学就象天上的星星，照亮我未来的岁月。文学是我的人生的动力和目标。”

当时已相继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受欢迎的小小说家，象理查孙，菲尔丁，奥斯丁等，已经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后来狄更斯（女诗人的同时代人）的畅销作品更是家喻户晓；然而小说家终究还不及诗人那样使人肃然起敬。在历来的英国文坛上，首推诗人的地位最为崇高。到了十九世纪早期，情况还是这样。浪漫派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我早晨醒来，发现我一夜之间成了名。”（1812），指的是他第一部问世的诗集《哈罗德德游记》所造成的

社会轰动。成千上万的英国姑娘都卷进了“拜伦热潮”中，都痴心地梦想着有一天有幸追随在他身边，充当一名侍童。在这些千千万万偶像崇拜者的女孩子中，也有伊丽莎白一个。她的在外地就读的弟弟爱德华，知道大姐心目中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偶像，特地寄赠给她一枚诗人拜伦的纪念像章。

我们未来的女诗人把诗人视同上帝的歌手；诗，在她心目中，等同于真理，而再没比表达普遍真理更为高尚的使命了。因此她并不讳言，她有志于做一个女诗人，而终她的一生，她确是写了一辈子诗，几乎没有尝试过其他文学体裁。

文学艺术不断在发展，人们对文学艺术观念也不断在更新，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诗歌女神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决不像当初那样独占魁首了。诗歌也无需以弘扬真理为己任了。诗，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心灵和个性，而不是那传统的崇高身价。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伊丽莎白献身于诗歌艺术，“从一而终”（或者俗话说说的“吊死在一株树上”），不免让人稍微感到有些遗憾。只消读一下女诗人所留下来的、生前从没发表的和恋人、家人、友好们通信的大量手札，我们不禁感叹：她真是一位才女！文笔是那么活跃流畅，又那么富于性灵、风趣，感受又那么细腻敏锐；如果她写诗之余，同时也在散文、小说的领域里一试身手，也许在今天她会拥有更多更广泛的现代读者呢。

伊丽莎白·巴莱特(Elizabeth Barrett)，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出生于1806年3月6日，英国东北部达勒姆(Durham)郡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显示出好学的天性和文学方面的才能。据说，她还不会口齿清楚地说话，就先学会凑韵编儿歌了。

但是伊丽莎白从没受过正式教育——当时女孩子上学念书

还很少见，例如比她晚一辈的英国女诗人克莉丝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也象她一样，从小显现了文学上的才能，也从没进学校念过书。

伊丽莎白敏慧好学，凭着自修，早年已通晓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甚至更为艰深的古希腊文。当然，也不能说她完全无师自通。她得到父亲的破格容许(因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从弟弟爱德华的古希腊文老师那儿接受启蒙的指导；后来她有机会结识了精通古希腊文的盲学者卜埃德(Boyd)，在研读希腊文时逢到困难，经常向这位老人家请教。

成年后，为了排遣愁思，她还曾研读过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呢。

伊丽莎白有过快乐的童年。老巴莱特以二万四千镑在英国西南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买下四百七十五英亩、名叫“幽谷”(Hope End，“幽谷”是古义)的大林苑，伊丽莎白三岁时全家迁入。她在这偏僻而幽静、树木环抱的绿色天地里长大。她爱好书本，也爱好大自然，浓荫如盖的林子里，映着垂柳的清溪边，都是她喜爱的去处，她也爱骑着小马在芳草地上奔驰。

她原是个活泼快乐的女孩子，十五岁那年的春天，有一次骑马，不幸跌损了脊椎，从此健康受到了损害，经常卧病，睡眠不稳，开始服用鸦片酊滴剂，从此再也离不了这麻醉剂(当时认为是镇静剂)。曾去外地养病一年，健康情况并没好转。她不由得感到她已和那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生活永远告别了。“现在，我只觉我的过去就象那遥远的、遥远的一颗闪烁的星。”她叹息道。

从此只有书本是她的天地，只有诗歌能让她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她不仅熟知古希腊罗马的诗篇，也遍读了拜

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以及现当代诗人的许多作品。雪莱为悼念济慈而作的牧歌风格的挽诗《阿多尼斯》(Adonais, 1821)成为她理想中的最美的诗篇。她认为：“毫无疑问，雪莱是座位最接近上帝的诗人之一。”那首长诗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她深有同感，因为她的心头也有阴影笼罩着，她经常会想到死亡。

女权主义者的先驱曼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女权的卫护》给了她很深的感受，可能还不到十四岁，她就阅读了这书；后来，妇女的命运成为她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直到她的晚年，受歧视的女性形象总是不断出现在她的诗篇里，发出呼吁的、以至抗议的声音。

她往往要想到自己的母亲。她有八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妹妹，四岁时夭折了；这就是说，从1806—1824年，这十八年间母亲一共生下了十二个孩子，平均每十八个月就得怀一次胎，受分娩的痛苦。这样，她母亲的一生，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是不断地替丈夫生男育女。尽管衣食不愁，她母亲就是妇女受苦受难的一个很现成的例子。

她从母亲身上看到，做一位贤妻良母的命运太可怕了，她决不愿走她母亲的生活道路。二十五岁时她写过一年日记，有一次她写道：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结婚了，刚结了婚；我真痛苦，恨不得能解除那束缚。一觉醒来，我发觉我仍然是独身女子一个，多么高兴啊！——我永远不嫁人！

从十五岁起，她的诗作不署名地开始在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1824年4月19日，拜伦英年早逝；上一年，他满腔热血，投

笔从戎。志愿参加希腊的独立解放战争，而壮志未酬，病歿军中，年仅三十六岁。6月份的《环球和旅行家》发表了《悼念拜伦勋爵》的一首挽诗。老巴莱特读了很称赏，觉得近似女儿的笔调，但又不敢相信竟会出于女儿的手笔。女诗人的母亲对丈夫说（也许事先已知道了）：她能断定准是她女儿的作品。十八岁的女儿取得那样的成就，使父母俩都感到得意。他们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如今出了这么一个能吟诗咏歌的才女，脸上好不光彩！

1826年，伊丽莎白二十岁，得到父亲的同意，第一次公开署名，出版二卷本诗体论文《论思维》(An Essay on Mind)，卷首序言声称：诗，无所不包，因此不妨以学问入诗。诗集笔调模仿蒲伯、弥尔顿，读来难免有冗长迂阔之感。倒是篇末所附小诗14首，流露出女诗人自己的心声，获得很多人的好评。她的远房表亲坎宁(J. Kenyon)，一位忠厚长者，也写过诗，特地写信向她祝贺，并说他尤其喜爱那些小诗。

只有一位年近八十的古典学者普赖斯爵士(Sir U. Price)来信称赏《论思维》，祝贺她具有这样渊博的学问。伊丽莎白去信请求指点和教正。于是老爵士对作品提了些意见，不料年青的女诗人旁征博引，举斯本塞、弥尔顿等古典诗人为例，委婉辩解，真使爵士大吃一惊。从此这位驰名欧洲的老学者和一位自学成材的二十岁少女，展开了一场很少见的、认真热烈的学术性讨论和争辩。老学者甚至把他将要出版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现代读音》一书的校样送给女诗人过目，请她提些意见。

后来伊丽莎白有机会和前面提到的希腊文专家、双目已盲的老人卜埃德结为文字之交。长期通信，伊丽莎白得益很多，虽然她不惯于出外作客，但出于感激，又想当面请教，打算去看望卜埃德；无奈得不到父亲的允许，说是她身体太差，不宜外出。在

家里，父亲的话说了算，女儿虽然成年了，二十一岁了，却没有行动的自由。

直到第二年，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下，老巴莱特才算勉强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这就算他的让步了。伊丽莎白由弟弟爱德华陪同前去看望卜埃德，一路上她都在内心作剧烈的斗争，要克服怕见生人的惶恐。她和这位老学者从此结成了忘年交，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

伊丽莎白二十二岁时，母亲疾病缠绵，9月份由亨丽泰陪同，去英格兰西南部有矿泉的城市疗养，10月份耗闻传来，母亲不幸逝世了。自从四年前，她生下了最后一胎，第十二个孩子，一直没有恢复过健康，养儿育女的过度劬劳，使她过早地在四十七岁就离开了人间。最使伊丽莎白难过的是，母亲瞑目时，做女儿的没有能亲侍在侧。三年后，她悼念母亲，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最亲爱的妈妈，她悄悄地走了，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她不懂得什么叫反抗，只知道顺从，在顺从中内心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忍受的伤痕。

这几句话很可以用来作为长年在丈夫的统治下过日子的巴莱特夫人的墓志铭。

自从母亲悄悄离开人世后，大女儿对于整个人生的看法更是蒙上了一重阴影。她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童年时代，可现在这位才只二十二岁的少女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仿佛已把人生看透了：“在坟墓这一边的一切欢乐，无不以痛苦为代

价。”就象晴天会有霹雳，她认定在人生的每一个转角都潜伏着意想不到的可怕的灾祸。

伊丽莎白变得神经质了，心里一高兴，或者一慌张，心房就跳个不停；心里一激动，或者感到一阵恐惧，就会晕了过去。她这份敏感的诗人气质使她在现实生活中付出很痛苦的代价。

2 病重了，病轻了，病又重了

老巴莱特是个奴隶制的狂热的拥护者，把奴隶制视同天经地义。这并不奇怪，他的经济利益主要依靠剥削牙买加甘蔗种植园的奴隶们的血汗劳动。可是到了1832年的春天，牙买加的觉醒了奴隶们为挣断身上的锁链，不断地起来斗争；废除奴隶制的法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将在英国议会得到通过是迟早的事了；蔗糖的市场价格又在下跌；巴莱特这个种植园奴隶主的经济情况遭到严重打击，他已无力维持原来的生活排场，不得不把已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幽谷”林苑出售了。

那年8月下旬，他们一家搬迁至靠近英吉利海峡的锡德茅斯(Sidmouth)居住，在告别处处充满着童年的欢乐回忆的家园时，依依不舍的伊丽莎白真觉得要了她的命——供奉在她心头的童年的回忆是那么地神圣。

幸而新居的景色很不错，打开客厅的窗子，可以望得见大海。伊丽莎白凭依窗槛，接连几个小时眺望大海，欣赏它那神秘又壮观的景色。她甚至宣称“我爱海洋就象我爱诗”，她把海洋当作诗篇来读。